睡軒先生集卷之三

辭

酹南霽雲辭

旄頭彗兮紫微宮鼠為虎兮猪為龍風塵兮澒洞戰血流兮率土殷神州赤縣陷於賊藪兮爭賣降兮奴顏天生大材必有用兮壯哉南八眞男兒龍韜虎略之開陳兮釼鋒白兮差差維巡與遠同我義烈誓心天地慷慨歔欷杖劒而起怒髮衝冠旣雄且武如飛如翰戰零陵兮赫轟霆殪數萬之逆徒三軍乘勝踴躍歡呼惟成敗

利鈍非所恤兮矢不與賊而俱生刻彼鯨鯢復
我兩京扼孤城兮勢漸危蟻子援兮來何時哭
秦庭兮奈若何賦無衣兮事已非彼賀蘭之鬼
蜮莫肯濟我師嚼掌之志未遂斷指之血淋漓
仰青天兮覩白日曾不照予之寸赤雖喪其元
不屈其膝孟明之舟未焚萇弘之血已碧守一
城兮捍天地植綱常兮懸日月悲乎哉真宰之
茫茫兮泯莫知其所為使天而佑我公兮胡為
乎生此不時使天而不佑我公兮胡畀以出衆
之才德豈不以標勁節於歲寒兮激萬古義士

之心腹也我跪陳辭而薦酒忠魂壯魄兮來格

賦

置器賦

星分九野地列四維壯哉此器誰其尸之茫茫萬古得失如碁顧安危繫於所置豈一人之私有爾乃不磨不琢非鎔非鑄自乾坤之肇判為歷世之大寶試余佩漢儒之格言鑑存亡於千古高哉元后誕作民主臣妾六合車書萬里連八荒以為席儼鎮撫乎神器然天下非吾私物肯不審其取捨從乎天運宥爾神化文德鑄理

國之器宗子伏維城之固教化防民水之險忠信爲甲冑之具大器一置風動四方陶甄庶類鼓舞康莊土宇兮版章四郊兮無壘係國祚於金甌世相傳於玉璽我相此器安如盤石奈何辟王不辟虐焰熾烈刈民生於草菅勦人命於鼎鑊曾不知大器之大兮擬囊中之一物一人尸天位之尊千乘馭朽索之危徒擁虛器岌岌殆而我相此器危如累卵然則是器也幅裂於周秦瓜分於楚漢搶攘於七國之矢石割據於五季之風雨萬金委於中衢世無人其可守獨

美夫唐虞之揖遜三代之泰和天地一春四海一家同文軌於八表納關石於王府器乎器乎鎭其中土噫天壤之間物各有主惟名與器不可假人望夷之鹿馬混眞千里之金城飛塵漁陽之猪龍肆毒神堯之天下瓦解器何為乎安危自人事之成敗兹所謂不臧其置器為萬世之大戒曰余不器之士兮遭千載之盛際願作置器之圖恭進誡於君上治令之天下猶運之掌也

愛蓮賦

君子池兮清且漣池之中兮有蓮開花十丈其藕如船含細雨兮發舊態舞斜風兮送清香請香兮羡無度覓超越乎衆芳世無人莫我愛兮空遯棄於水國傍有不世之士兮獨離羣而拔俗玉淵金井志慮澄澈光風霽月襟韻灑落賞斯蓮之清標日愛玩而無斁自以謂有此淨友兮如助子之道德斯蓮也不蔓不枝非草非木濯波心而不妖出泥中而獨秀亭亭淨植超然自守俔若一君子身藏巖壑送老烟月俯綠池以洗耳度白雪以方潔至如香苞兮可愛芳蕚

兮堪誇笑牧丹之富貴陋桃李之紛華傲芝蘭
之易衰鄙蒲柳之先零香聞十里遠益清兮況
若一君子藏器待時紅塵脫脚芳名遠播達于
天闕此豈非天工之造物兮表君子之姱節是
固予之所愛兮澹相對乎朝夕月到天心之秋
風來水面之時綠影兮粼粼清香兮菲菲悟物
我之一理料世人之少知比之於六郎兮蒹葭
盈室比之於楊妃兮不解傾國遂使君子之花
兮反爲尋常之物惟我與爾作此益友眼高四
海俛仰宇宙噫蓮本植物於人何有有似乎賢

是以愛之瀛溪千載繼之者誰

項羽不渡烏江賦

副墨子青燈一盞綠籤萬軸惜寸陰而舌耕覽千古其如昨嘗有感於項氏之不渡烏江乃喟然嘆曰有田一成夏有中興之績甲楯五千越有沼吳之棲矧盖棺事乃定王胡爲乎自寃（一作不寛）自以王爲怯也則提八千子弟而席卷中原以王爲勇也則去故國咫尺而爲若德死始誠無心於天下何汲汲於起事竟誰禁渡江而王甘匹夫之自決言未畢蝴蝶先導睡魔後逐邂

近丈夫淚泫重瞳揖余而言曰僕本將種世居江東賦命奇釁遭時不淑當呂政之自帝制英雄於魚肉六國之諸侯不敢西向而喘息孰圖存於萬一逮武關之不開哀國家之零落觀中原之多事歎故國之無君學劒而期敵萬人始睥睨乎乾坤謂秦帝可取而代之謂主辱可追而雪之從季父而西渡擁子弟而深入焚阿房之宮洗六里青山之著拔驪山之塚報藍田詐會之仇討止此耳他又何圖第欲秣騅東歸言旋故都戴冀義帝以羽翼異嗣高陽之血食淬鋒鋩

以自備保江東之炯月荃不揆余之中情反自毀其長城季於帝旁何重籍於帝旁何輕先遣季以入關敗余勳於垂成致上下之擁蔽遺江中之醜說世皆摘疵而詬我紛訾謷於牙頰誰知霸上之縞素實是釣名之芳餌曾謂顧兮盃羹者乃有忠君徇國之志耶噫噫劉不殺我我必殺劉殺之非難赦之何尤垓下之歌孰與鴻門之危大澤之追孰與滎陽之圍況烏江舟楫之已具一渡則楚漢自別雖不能卷土以重來亦可王乎一域守鴻溝之舊約限東西以爲國

聊導養而時晦按兵馬而休息及余齒之未暮値呂氏之內亂唾手再渡傳檄祿產則韓彭蹺足於葅醢蕭張喪膽於九泉掛弓未央之柳飲馬洛陽之川吾固知劉盈之暗劣同軹道之子嬰玆丕難矣而所不忍爲者七尺微軀三戶寒生早事鞍馬惟意所快新安之坑秦人盡斃睢水之破漢卒如麻天不能禁鬼不能呵以余之故而肝膽塗地者紛不知其幾何手中大劍億萬其醎腰下長槍千百其血常念上拂天心下乖民望騎虎難下渡江何往玆寄一刎少答天

譴深患往事恧然靦面雖然人生一世疾如隙
駟疇敢藏束如深閨之處子有生必有死誰辨
堯跖於朽骨竹枝之歌慘矣樊川之詩錯矣今
夕何夕相逢志士勿為楚悲勿為漢喜芒碭雲
冷彭城樹古劉項興亡兩丘荒土言訖夢覺梅
窻清曉

隆慶元年丁卯詔使許國魏時亮東來求
見東人文賦之傑然者退溪先生精抄五
六篇以呈此賦亦在其中以先生姓名書
之詔使已回程矣追送于黃州兩使見之

深加歎賞時朴判書忠元爲遠接使李判
書後白寄高峯大升李鵝溪山海爲從事
官

銅雀硯賦

碧梧秋回青鎖凉新窠有一物雅古無塵旣非
丹溪之紫雲又豈青州之紅絲手摩挲乎冷面
遡從來之幾時繁華如夢故國荒凉一片殘瓦
臺下夕陽蝕土花於風雨全陶甄之美質優見
知於書林參功用於翰墨像雖連於襆滿器可
通於泓農嗟物理之顯晦固變化之無窮安知

鄴中之塊土貯翠娥於春風又安知荒臺之破
瓦結四友於文房雖制作未盡乎精微而規矩
亦備乎圓方玄雲潑而下添泣古都之餘墟潭
水泓而凝碧夢蜉蝣之觀魚吾愛爾之不器庶
幾比乎君子之德也將天秘而鬼護待一試於
博物辭曰人有興廢物皆然兮銅雀塵飛幾千
年兮自瓦而硯閱清濁兮倘無知已委沙礫
兮

冬至賦

驚歲月之崢嶸又一陽之來復候雲物於魯臺

動葭灰於漢室萠春心於萬物辨消息於三至
旹帶舒柳之容山含放梅之意紅線添宮女之
愁彤筆灑洞庭之淚薦履憶子建之表放因多
東陽之治我則何爲手補綻綵曉窓一啜豆粥
如蜜負朝暄於茅簷願進獻於玉闕想天顔於
九重謁紫炟於黼座奉圜丘之缺樂受亞歲之
朝賀新在巳之陽德啓神光於衘閭墟枯木而
春之自生生而化化信無私以煦育一涵涵之
春色安得挽青帝之駕俾先回於寒谷

雜著

從征士卒謝賜衲衣箋

四郊多壘方興出車之師九月授衣覃及荷戈之卒被服不稱感激難言伏念未諳韜鈐但識弓釼顧非爪牙之士濫充羽林之兒以馬革而裹尸思效良將之壯志探虎穴而得子未有古人之奇謀頃屬凶奴之犯邊勢將玁狁之侵鎬兵不得已師豈無名義當先於執殳敵王所愾恩忽頒於在笥拜君之嘉爭懷死綏之心孰致無衣之嘆功未效於汗馬澤先及於論肌受賜以還撫躬罔措朔雲邊雪喜春恩之渾身瘴雨

蠻烟禦冬寒之侵骨情由中激涕隨言零伏遇
文武聖神聰明睿智腹心待士體先王遣戍之
詩牛羊使人鑑末世少恩之失遂令賤品獲被
寵靈敢不稟鄭侯指蹤之籌奉諸葛攻心之略
斬名王而雪耻虜絶南牧之虞登燕山而勒銘
少寬北顧之患

擬宋韓琦請罷新法表

為政必因先王丕闡守成之治師古以克永世
敦陳變法之非肆竭愚衷庸瀆崇聽竊惟致治
之術要以法古為先作聰明亂舊章實古今之

通思率祖考監成憲乃帝王之嘉猷當時措而
得宜視民利以章弊欽惟惟明明后受丕丕基
綏斯來動斯和克從先祖之烈生不傷厚不困
永底蒸民之安凡所施為動遵古昔致治之盛
想古所無頃緣誤國之臣輕變盛朝之制不思
養民之善政專務殖貨之權謀極百態以用私
營萬端以舞智生財有大道猶可足食而強兵
瘠民以自肥何必頭會而箕斂法繩試於數載
怨已起於羣氓遂使祖宗之良規反類商賈之
壟斷久則難變害將滋深雖切愛民之心未有

回天之力伏望廓江海之量回日月之明仰循仍舊之言深懲改絃之急則上能裕國下不病民篤前烈永無愆治可隆於三代啓後人咸罔缺法亦垂於萬年謹當倍殫丹衷益礪素節有謀猷即告后恒輸弼后之誠非仁義不陳王永肩偶王之忠

鄕射堂記 見輿地勝覽

嶺之南六十餘州自高麗氏統三置爲一道國家仍之大爲人材物産之府庫而吾醴泉其一也醴泉本新羅之水酒縣自羅代迄今上下數

千載間不知邑宰凡幾人鄕大夫凡幾人志古道而復古禮能導民禮俗者有幾人哉邑宰以簿領爲憂(覽作急)而未遑於施設鄕大夫雖或有化俗之方於一邑無所管所謂雖善不尊不尊人不信識者病焉我 殿下即位之戊申令所在復立留鄕所有座首別監焉推年德高者謂之座首其次稱別監糾管一鄕風俗所負府四人郡三縣二吾鄕郡也尹侯李殷權侯推爲別監而家君爲座首李殷民即尹提學祥之胤也家世文獻思導民禮俗此鄕射堂之所由作也

堂舍左右序庖厨凡二十間鄉父老共出力陶瓦鳩材太守李公箴亦助以財始功於壬子斷手於癸丑董其後者鄉人某與某也執其事者郡吏某與某也去年秋五福謁告省親於覽無於字金堂谷鄉父老拉予於鄉射堂酒半尹侯執盞言曰吾鄉之欲闢此堂久矣未卜其地或欲撤北亭而堂之悠悠羣議盖亦有年一日屨及于郡治西二里許丘荒榛莽之間登高而望得異處焉凡其與目接與心謀者無非勝景羣山擁翠一溪瀉玉林茂而竹脩宅幽而勢阻若天公

地媪秘以待人遂决意經營堂既成而子適来可無一言以記余曰（覽有凡字）題記之作必得大手今文章鉅公磊落相望而求之無有不可如我韈線顔何能為侯固命之予辭不獲則曰堂之設豈徒然哉古昔（覽有聖帝二字）明王躬行仁義以導民厚矣猶以為未也又設鄉官以教之有若閭胥族師比長黨正之屬各掌其戒令政事勵民讀邦法春秋以禮會而飲射于州序書其徳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風淳俗美躋一世於仁義之域今之留鄉所即古黨正之遺意也鄉

有頑嚚自恣不孝悌不睦婣不任恤者此堂得以議之吏有包藏姦慝憑假城社侵漁百姓者此堂得以議之推周官三物之教行汝南月朝之評以勵一鄉之風俗者亦莫不於堂焉若然則堂之所包者廣而獨扁以射何也曰鄉射之禮尚矣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墻使揚觶而語曰幼壯孝悌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在（按禮記在上有不字）此位也盖去者半處者半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而不亂者在（按禮記在上有不字）此位也盖僅有存者

一揚觶之間舉其善者而留之則非其人者自退此詩人所謂序賓以賢以不侮者也夫子所謂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者也今國家率舊章舉禮教設鄉射之禮夫射一藝也序賓揚觶之禮舉而一鄉之淑慝可以旌別此鄉之父老獨揭此爲扁而勸戒之意實寓於其間也然射當於壇而今於堂何也曰射則於壇而以鄉賓之宿戒則在堂也古者鄉先生生而會於社歿而祭於社嗚呼斯堂其社矣夫五福他日謝事結社於此堂春秋吉日以鷄豚燕隨父老更講

飲射之禮焉弘治七年某月日鄕人奉訓郎守
弘文館校理知製 教兼 經筵侍讀官春秋
館記注官權五福記

有明朝鮮國都摠府經歷兼司憲府執義金
公淑人李氏祔葬墓誌銘 并序見續東文選

公諱孟字子進金海人考諱克一金官始祖首
露王之裔事親不仕以孝旌閭母李氏漢城府
尹暕之女以永樂庚寅八月初一日生公幼攻
文雄鳴嶺南既冠舉於鄉中戊午生員進士登
辛酉第時年三十二授校書正字我 世宗二

十三年也歷仕五　朝積資通訓雖迍邅性高
亢不事干謁故屢經變故而害不及身我　成
宗二年辛卯年六十二以都摠府經歷兼司憲
府執義老文選無老字或老上疑有闕文銓曹再調官皆不起
居鄉不管世事唯日飲醇酒常與野老同席爭
者十年然人有自京來者必問　上體寧否平
生篤於孝友嫁人孤女恤人窮喪多陰德成化
癸卯九月十一日終其年十一月十一　日葬于
清道治西北水峴里乾坐巽向之原壽七十四
夫人李氏諱玉妃龍仁望族工曹典書中順曾

孫女以永樂甲辰二月二十四日生幼性懿淑
旣笄歸金氏執婦道檢僕妾未嘗有妬媢色舅
姑稱順族人服焉弘治九年丙辰閏三月二十
九日終其年五月二十七日祔窆墓左成雙塚
公先娵鄭生一女適生員金震卿非首露金也
繼夫人生二女三男女長適司直尹起汾次適
司果趙鍵男長駿孫次驥孫同登壬寅甲科
成廟奇之召見殿前特令榮親次駉孫又於是
年魁解額公皆及見公邃文學工篆分三子皆
所自訓也後四年丙午駿孫重捷科駉孫連甲

生貧進士文科三試兄弟再設榮筵於鄉郡桂花聯輝郡國聳觀三子出入臺閣迭乞外便養一世共榮夫人皆享其奉每泣公之不及也遠別子女所勉惟義不作兒女顏每以謹言行篤信義立朝廷處朋友之道誨三子其臨民必曰毋使怨及老母也諄諄懇到然後遣三子交游縉紳道過者（選無者字）莫不上堂夫人皆受其拜而酌送如待子之禮家法甚肅待族人甚恩公之庶子多賤出公歿之後夫人以己之蒼頭盡贖而良之紀其生業驥孫不幸以刑曹佐郎先卒

駿孫以咸陽郡守駟孫以户曹正郎辭職侍疾
初因微恙轉成沉痾氣息奄奄而精神益明區
處家事無少差謬郡守爲劑藥取鐵研於咸陽
夫人聞之輒矉蹙曰豈宜將公物留私第以予
疾累汝躬立還棺槨後事輒令治辦時於眼前
縫製衣衾分餘於婢僕語二子曰吾年老死命
也勿爲我傷生云壽七十三將襄奉選奉作事郡守
兄弟哭號而徵予銘噫予於執義公雖未及謦
欬而其平生積德行義飫聞於人者久又與三
子者交常毋視大夫人今欲更上堂拜得乎遂

涕泣而誌之且銘曰噫我公卓爾守弘而毅孝且友律已客世寡偶干進廉郎淯久拂歸袖室如斗身江湖樂社酒内有助積彌厚不食報宜有後抱國器可大受早立揚知善誘祔同穴共保佑石以紀昭不朽皇明弘治九年丙辰五月日謹誌

祭文一

光陵丁字閣盖瓦塗灰浮落處及
殿内仰土浮落處享官廳各處修補先告事由祭祝文

弘治壬子

謹詣 園陵將加繕修玆因望奠無告端由

宗廟風落松木斫伐先告事由祭祝文 壬子

謹詣清 廟言伐其木玆因朔奠端由是告

濬源 殿東西鷲頭等處修補先告事由及

移安祭祝文 壬子

有嚴閟 殿將加修葺肆移 神馭端由是告

還安祭祝文

載涓吉日修完旣訖 神馭聿還虔薦泂酌

熊津祈雨祭文 弘治癸丑五月修撰時製進

念惟農月膏澤愆期拆我田疇傷我耘耔無麥

無禾民將阻飢予為民主寧不焦思爾居天一
利澤是司霈然甘澍其亟不遲惟歲之熟惟神
之私

三角木覓等山祈雨祭文 癸丑五月

惟神之居鎮域中兮天假神柄專其雄兮包羅
地靈狀難窮兮噴雲洩霧澤厖洪兮歲嚴祀事
賽神功兮今茲之旱傷我農兮耗斁下土丁我
躬兮嗷嗷待哺萬口喁兮無麥無禾歲且凶兮
側修我行疚予衷兮敬恭明神靡不宗兮敢用
昭告庶感通兮攄弄陰機雨其濛兮民受其賜

歲其豐兮

漢江

念予否德叨守丕基敬天勤民宵旰孜孜卽我田功祈年孔夙自今以始歲其大熟德未動天誠未感神亢陽爲災火雲其屯霓望雖切天施未至神苟不應云如何里膺波通氣雨我田疇多黍多稌俾歲有秋爲酒爲醴用荅神休

江原道大川祈雨祭文 癸丑五月

念惟水府惟神攸宅吞納百川汪涵利澤厥施斯普其靈叵測如何農候久屯膏液旱毋爲祟

田父泣血予軫宵旰民憂溝壑毋秘陰襆亟彰
神德一雨之賜蘇我百穀

平安道瀆祭文 癸丑閏五月

汪涵巨浸襟帶西極蓄靈潤物繄神之澤旱暵
荐臻神乎不職億萬蒼生憂切轉壑副予危懇
歆予菲薄召呼雨師叱咤風伯油然沛然均此
大惠賽我神功無替歲歲

全羅道名山再度祈雨祭文 癸丑閏五月

雄鎮火維歘吸坤靈澤加民物惟神實丁今玆
之旱不寧不令后土式乾神莫予聽再瀝危懇

我祀惟馨至誠相感豈曰杳冥有渰其雲有轟
其霆惠我田功靈雨其零

忠淸道熊津慶尚道伽倻津等處祈雨祭文

弘治甲寅四月副校理時製進

鑒明神據雄津汪利澤及吾民也其膏自暮春
病南訛神不仁麥無實焉食新苗不秀胡取困
予憫雨喟誰因導天施于隰畛歲其有賽以禋

宗廟祈雨祭文 弘治癸丑修撰時製進此以下得於校書館香室謄録中

嗣大曆服在予之侗澤靡下究誠靡上通旱氣
太甚瘨我農功桑林有靑雲漢有章德愧湯后

憂切宣王于壇于墠靡神不宗神其藐藐天亦
夢夢祝降耗斁胡丁我躬忍使粢明同此辛瘁
歲且大侵國贅以荒靈貺久秘危懇誰叩於昭
列
聖在帝左右有號衆感寧莫之救俯諒微
悰式垂歆顧導以祥風從以甘澍惠我西成澤
我東土

社稷

國依於民民依於食民失其天國非其國如何
夏月旱氣爲虐三農事廢西郊雲密禾萎長畝
塵飛九陌何辜于天遭此譴謫神何不吊降此

鞠凶稼穡卒痒俾民困窮惟國有民保是社稷
國乃空虛神亦無托庶諒微懷歆顧菲薄油然
沛然既優既渥生我百穀歲則大熟報神之惠
享祀不忒

雩祀后土

嗟爾有神萬物之母升雲上氣以澤九有今茲
之旱至于彌月拆我田疇傷我百穀何辜于天
有此災譴念民之生我心如煎神其配天視民
如子我今虔飢其可忍視亟惠靈雨無作神耻

句芒氏

念惟明神實專生育歲苟不登民何能穀牲醴不豐神亦何托今茲農月驕陽肆虐暵乾暵濕其雨曷極霓望斯切尚祕陰騭神其悔禍蘇我百谷

祝融氏

臨我有赫不僭禍福今茲旱虐匪予誰責德不動天誠靡格神屬茲農月火雲其屯杲杲夢夢云如何里我心之憂靡所不至無慳祁祁雨我田疇蒸民之粒繄神有秋

蓐收氏

念予否德遭天憚怒自春而旱迄夏不雨徂茲
之雨則未周溥澮塍既涸瘁我黍稌秋斂以熟
寔明神主民苟阻飢神亦無托冀鼓玄機導霈
甘液

玄冥氏

陽旱而驕由予德寡三農其雨自春而夏神實
司嵗民賴以休民之阻飢蹙神之羞用叩陰關
冀借玄庥廣格明禋靈貺其從

后稷氏

粒我蒸民實明神賜今茲之旱胡嗇厥施願予

德否宜神之羞民之罹遣國將焉守靡愛斯牲殫我祀事庶無悔忿念民孔阨至誠霈澤用蘇百穀

三角山

天作高山鎮茲京邑噴雲成雨利澤是職神胡秘術俾歲大旱玄我無所申告在宣惟神不惠久慳甘霔乍雨旋霽如滴沃釜邦基百里舉為焦土長夏將徂禾未盈尺歲將飢饉民卒塡壑敬用三告佇紓陰隲大霈甘雨成我百穀

木覓山

曰余否德君臨一國敬天勤民夙夜惕若遭歲大旱靡神不告顧彼諸方咸有靈徵靑澤旣洽可占年登哀我畿甸獨丁耗斁誰使然耶憯不知故爾鎭國都利澤攸司胡寧忍止久秘玄機雲合即散雨作旋止百物焦卷飢饉荐至肆用三告冀紓陰庥澤霈優渥無作神羞

漢江

惟爾明神作漢之瀆國有祈禳實賴神功今茲之旱胡至於斯經春涉夏將及秋期雲興旦散氣交復離赫赫炎炎日以爲重兆拆秧間塵飛

忝寵大命近止郊人震恐深惟致災咎實在予
禮煩再三聖格無餘神之捍患責既于同忍秘
靈應終害我農茲陳泂酌庶幾歆格借濟天[illegible]
蘇我百穀

睡軒先生集卷之三

附録

書六絃背

金駙孫 季雲

古人多置琴以其能理人性情也舜五絃文七絃六絃非古也嘗聞晉以七絃送高句麗國相王山岳增損其制作六絃今用之傳至新羅有克宗者制曲有平調羽調被六絃今亦用之六絃於吾東亦古矣癸丑冬予與申溉之姜士浩金子獻李顒之李師聖迭在讀書堂餘力學琴權嚮之亦自玉堂時往來而學焉乃曰諸君好古何不置五絃或七絃予曰今之樂由古之樂

也康節不服深衣曰今之人當服今之服予取焉嚮之（本作權）又曰山岳始奏六絃玄鶴舞因名玄鶴琴後省鶴作玄一琴一鶴耦也是琴隻矣予曰鶴謀食琴不食鶴有欲琴無欲吾其無欲者從乎然畫鶴無欲吾將畫鶴於琴以從其類乎遂倩慵軒李居士畫鶴初欲置琴而難其材一日得之東華門外一老媼家乃門扉也問媼扉久近曰近百年其一板樞壞已供爨云爲琴鼓之清越賓池猶有爲扉時釘穴三遇賞與焦尾無異遂銘越右曰物不孤當遇匹贖百世或

難必噫此桐不我失非相待為誰出

送權嚮之赴野城　李穆 仲雍

乞郡無他只為親玉堂學士謫仙人十年堯舜君民計剩作南州百里春

黃葉高秋百病身一杯未盡淚沾巾天涯白髮誰無夢宦海如君有幾人

送權侯赴野城辭　洪彥國

吾聞野城邈在東海之陬兮傍滄溟之萬頃也蝤濤鯨浪日夕常掀盪兮歛乾坤於俄頃也居民煮鹽汩獵以生以育兮寄性命於一葉也颶

風槖籥而飄忽兮常四時而恠作也是固為嶺
南之下邑兮候何為乎此去也曰鑾坡玉堂雖
信美其不可久留兮吾將求聖賢之至語也士
有親老而為祿仕兮雖抱關擊柝其何卑也言
余結髮而事詩書兮早濫受乎　聖明之知也
旣寵之以恩渥兮又儤直乎承明之廬也日偪
側乎脩能兮近九重之淸居也顧余質薄而才
卑兮曾不效其萬一也然豈不黽勉乎犬馬之
誠兮哀雙親之白髮也爰抗章以乞養兮訴心
肝之歷歷也余旣役役乎三十兮幾甘旨其多

闕也曰余事君其日長兮其事親者幾何也慕令伯之陳情兮志專專其靡他也日奄奄其西迫兮余安忍處之乎也 上覽余之丹悰兮特許余之愚誠又不廢以歸散兮爰俟余以百里之專城俾便省乎北堂亦足以頤其志養其疾也猗歟侯古之遺孝兮耀誠華其煒煒也衆皆紈絝粱肉其身兮徒月奉其飽煖也覽觀侯之奉檄兮寧末愧汗而羞伏也志斷斷其偃蹇兮我愛侯之忠直也心貞貞其不撓兮我愛侯之姱節也羗内實而外溢兮我愛侯之德彰也摛

藻辭其綺麗兮我愛侯之文章也偉丈夫之抗
行兮夫豈與流俗而同瀾也高余冠兮崔嵬明
余佩其陸離掾杜衡以充槖兮雜揭車與江蘺
紛既有此純粹兮保厥芳其歷茲也歛大惠施
于一方兮慰荒陬之赤子也推老老及人之誠
兮民吾民以樂其耕耜也野無苦菜田無汙萊
揮大刃以割鷄兮游餘刃之恢恢也會策勳余
漢庭兮篤黃龔於輿臺也圖書琴鶴其後車兮
五馬駸駸而不停也我送我侯兮漢之湄致微
辭其丁寧也漢之水兮悠悠掉桂櫓兮中流白

鳥飛來兮魚鱗鱗兮騰余舟吾固知聚散之如蓬兮路漫漫其南北也秋秋兮愁余送美人兮天一極也傒何以兮不少留攬遺風兮起我思也望征輈其已遠兮徒延佇乎余心之悲也（同瀾之瀾字不叶韻其下疑脫一句）

二樂軒記

金克儉（時為安東府使）

克儉與盈德意氣相倖睨托忘形之契素聞尊大人治家有法養五子親授以經皆至成立以次登科欽仰高風欲拜下塵久矣一日於盛暑冒雨上謁公率盈德迎入坐于新軒軒凡七間

可坐數百人而不安四壁以通奇觀開豁爽塏遠出敲煩坐久凉快如入廣漢之殿俄而地主醴泉太守安侯與吾通判申侯皆至公命置酒欵侑至醉酒半酣公命克儉曰吾軒新成而未名子適来登覩悉景致盍為我名而詩之幷小序乎克儉辭不獲已因念之曰宣聖有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故與水同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故與山同公以高明之資北學京師深於學海鼓其餘波沾及諸兒非智者而然乎又以寛厚長者不樂

仕進早年掛冠優游養性非仁者而然乎仁智之德蘊於己故平生不事産業秪以山水自娛至起高軒䟽於應接結爲莫逆之交擧天下萬物無能易其樂者雖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可也且令嗣盈德以命世之才早擢巍科遇知當宁爲親乞郡出宰百里亦能仁以愛親仁以撫民智以處己智以御物治聲爲一世之最盈德如是翰林如是他子孫亦皆如是使公仁智之德將世守而不失不亦美乎故名之曰二樂仍

題一絶詩歟

戊午史禍事蹟

弘治戊午燕山四年七月十七日 傳旨金宗直草茅賤士 世祖朝登第 成宗朝擢置 經筵久在侍從之地以至刑曹判書寵恩傾朝及其病退 成宗猶使所在官特賜米穀以終其年今其弟子金馹孫所修史草內以不道之言誣録 先王朝事又載其師宗直吊義帝文其辭曰丁丑十月日余自密城道京山宿踏溪驛夢有神人被七章之服頎然而来自言楚懷王孫心為西楚覇王項籍所弑沉之郴江因忽不見

余覺之愕然曰懷王南楚之人也余則東夷之
人也地之相去不啻萬有餘里世之先後亦千
有餘載來感于夢寐玆何祥也且考之史無投
江之語豈羽使人密擊而投其尸于水歟是未
可知也遂為文以弔之惟天賦物則以予人兮
孰不知其尊四大與五常匪華豐而夷嗇兮曷
古有而今亡故吾夷人又後千祀兮恭弔楚之
懷王昔祖龍之弄牙角兮四海之波殷為衁雖
鱣鮪鰍鯢曷自保兮思網漏以營營時六國之
遺祚兮沉淪播越僅媲夫編氓梁也南國之將

種兮蹍魚狐而起事求得王以從民望兮存熊繹於不祀握乾符而面陽兮天下固無尊於芈氏遣長者以入關兮亦有足覩其仁義芈狠狼貪擅夷冠軍兮胡不㕛以膏齊斧嗚呼勢有大不然者吾於王而益懼爲醢醋於反噬兮果天運之蹶盭郴之山嶻以觸天兮景晻曖而向晏郴之水流以日夜兮波滛泆而不返天長地久恨其曷既兮魂至今猶飄蕩余之心貫于金石兮王忽臨乎夢想循紫陽之老筆兮思陳蹲以欽欽舉雲罍以酹地兮冀英靈之來歆云其曰

祖龍之弄牙角者祖龍秦始皇也宗直以始皇比 世廟其曰求得王以從民望兮者王楚懷王孫心初項梁欲誅秦求孫心以爲義帝宗直以義帝比魯山其曰羊狠狼貪擅夷冠軍兮者宗直以羊狠狼貪指 世廟擅夷冠軍指 世廟誅金宗瑞其曰胡不収以膏齊斧者宗直指魯山胡不収 世廟云云其曰爲醢醋於反噬兮者宗直謂魯山不収 世廟反爲 世廟醢醋云云其曰循紫陽之老筆兮思螴蜳以欽欽者宗直以朱子自處其心作此賦以擬綱目之

筆駰孫賚其文曰以寓忠憤念我 世廟大王
當國家危疑之際奸臣謀亂禍機垂發誅除逆
徒宗社危而復安子孫相繼以至于今功業巍
巍德冠百王不意宗直與其門徒譏議聖德至
使駰孫誣書於史豈一朝一夕之故陰蓄不臣
之心而歷事三朝予今思之不覺慄懼其議刑
名以啓七月二十七日頒赦 教曰恭惟我
世祖惠莊大王以神武之資當國家危疑羣奸
盤據之際沉幾睿斷戡定禍亂天命人心自有
攸屬聖德神功卓冠百王增光 祖宗艱大之

業貽厥子孫燕翼之謀繼繼承承式至今休不
意奸臣金宗直包藏禍心陰結黨類欲售兇謀
為日久矣假托項籍弒義帝之事形諸文字詆
毀 先王滔天之惡罪在不赦論以大逆剖棺
斬屍其徒金馹孫權五福權景裕朋姦黨惡同
聲相濟稱美其文以為忠憤所激書諸史草欲
垂不朽其罪與宗直同科並令凌遲處死馹孫
又與李穆許磐姜謙等誣飾 先王所無之事
傳相告語筆之於史李穆許磐並皆處斬姜謙
决杖一百籍沒家產極邊為奴表沿沫洪瀚鄭

汝昌茂豐副正摠等罪犯亂言姜景叙李守恭
鄭希良鄭承祖等知亂言不告並決杖一百流
三千里李宗準崔溥李黿李胄金宏弼朴漢柱
任熙載康伯珍李繼孟姜渾俱以宗直門徒結
爲朋黨互相稱譽或譏議國政謗訕時事熙載
決杖一百李胄決杖一百極邊附處宗準崔溥
李黿宏弼漢柱伯珍繼孟姜渾等並決杖八十
遠方附處而流人等並定烽燧庭爐干之役修
史官等見馹孫等史草而不即啓魚世謙李克
墩柳洵尹孝孫等罷職洪貴達趙益貞許琛安

琛等左遷隨其罪之輕重俱已處決謹將事由
告于　宗廟社稷顧余寡昧剪除姦黨戰懼之
念既深而喜幸之心亦切肆於今七月二十七
日昧爽以前強竊盜及關係綱常外已決正未
決正咸宥除之敢以宥旨前事相告語者以其
罪罪之於戲人臣無將旣伏不道之罪雷雨作
解宜霈惟新之恩故玆教示想宜知悉云云

續附國朝寶鑑

中宗大王二年丁卯藝文舘奉教金欽祖鄭忠
樑待校李希曾金瑛檢閱李抹尹仁鏡鄭熊

尹止衡等上疏畧曰恭惟我朝 列聖繼作尤重史學至於廢朝二三奸臣導君為惡史事變亂古所未聞 殿下承大亂之後祛廢朝新法復 祖宗舊章死者封爵亡者表閭萬姓欣欣相慶而至於金宗直等事臣竊痛之昔者 成宗大王親覽吊義帝文尚不以為嫌者意必有在也厥後大臣乃反挾私嫌不顧公議挑怒柳子光與二三大臣同議密啓終置大逆是則陰欲掩過而卒不得掩更使暴揚於後世累及於 先王其禍蔓延於

甲子盡殲士流宗社傾危國運中絶如此基
禍之奸罪當不原而賞及爲深恐史家筆
法從此盡廢而萬世之公論泯滅無傳顧
殿下更立科条亟收賞賜家產各還其主變
亂史法者隨輕重以正刑章以史事被誅者
并皆封贈以快公論則 殿下此舉卓冠千
古矣於是政院臺諫相繼言史事至嚴不得
漏洩而邪慝之人洩於中外遂成戊甲之禍
宜明正其罪 上乃命辭連被罪者復其爵
李克墩追奪官秩金宗直金馹孫權五福權

景裕李穆許磐姜謙等幷還給家產推官尹
弼商盧思愼韓致亨柳子光等賞賜田宅伴
倘亦幷還收後三司交章論子光之罪削勳
竄死湖南

柳子光傳

子光府尹柳輗之孽子也趫捷多力善緣高如猿狖狀幼爲無賴子博奕爭財物晨夜浮遊路上遇女則捽而淫之輗以其所出微又其縱悖如此屢加榜撻不之子初屬甲士把直建春門上疏自薦世祖壯其爲人擢用之又以戊子告變功受勳封躐取一品階常自稱豪俠之士性陰賊害物人有才能名寵出己上者必構陷之嫉韓明澮門戶貴盛又見 成宗方喜於納諫欲以奇論中上所好乃疏韓明澮有跋扈之志 上不之罪後與任士

洪朴孝充等欲擠玄錫圭謀敗流東萊尋放還然
上知其亂政之人但復勳封而已未嘗授治事之
任子光窺冀恩澤爲計無所不至而竟不得售心
常快快見李克墩兄弟當朝秉權知其足以濟已
事便傾身附之深相要結嘗遊咸陽郡作詩屬郡
宰鏤版而懸諸壁及金宗直守是邑曰何物子光
乃敢爲懸版耶即命撤而焚之子光恚恨切齒以
宗直寵遇方隆反自納交其卒也爲挽而哭之至
比於王通韓愈金馹孫嘗受業於宗直及爲獻納
好盡言不避權貴又疏論克墩與成俊交相傾軋

將成牛李之黨克墩大怒及開史局克墩為堂上見馹孫史草書己惡甚恚又書 世祖朝事克墩欲因此以報己怨一日屏人語總裁官魚世謙曰馹孫誣毀先王臣子見如此事不聞於上嶫可乎吾意謂封其史草以啓聽上處置則於吾屬無患矣世謙愕然不答屈久之乃謀於子光子光攘臂曰此豈遲疑之事乎即往見盧思慎尹弼商韓致亨先叙受恩：：世祖不可忘之意以動其心然後乃言其事乃思慎弼商 世祖寵臣致亨族連宮掖料其必從己故語之三人者果皆從之俱詣差

備門内呼都承旨慎守勤耳語良久乃啓之初守
勤之為承旨也臺諫侍從以為外戚得權之漸力
諫不可守勤銜之常語人曰朝廷是文臣掌中物
我輩何為至是忿怨交集王又猜暴不喜學問故
尤惡文士乃曰要名陵上使我不得自由者皆此
輩也常鬱鬱不樂欲一施快而未敢下手及聞子
光等所啓以為忠於國家奬待特厚命於南賓廳
鞫囚令内豎金子猿掌出納餘不得與聞子光以
獄事自任每於子猿傳教時必進當其前曲為恭
謹之態其傳教之辭若涉嚴刻則自以為得上意

更加俯伏若将申謝之爲者聽訖而退欣欣有自負之色乃於座中大言曰今日是朝廷改排之時須有如此大處置不宜尋常以治之也又啓曰此人徒黨甚盛變不可測防護宜須嚴密乃抄禁衛兵把截宮門内以嚴出入囚人鞫時亦令軍士左右押行其下獄亦如之子光猶慮治獄漸弛未盡如意日夜謀所鍜鍊者一日自袖中出一卷書乃金宗直文集也摘其中弔義帝文與述酒詩遍示諸推官曰此皆指 世祖而作馹孫之惡皆由宗直誨而成之也自爲註釋逐句而解之令王易

知仍啓曰宗直詆毀我　世祖其不道之罪宜論以大逆其所爲文不宜流傳並皆燒毀王從之凡藏宗直詩文者令於二日内各自首納焚於賓廳前庭其諸道館舍留題懸版令所在撤毀　成宗嘗命宗直撰環翠亭記掛在楣間並請撤之所以報咸陽之怨也子光欲乘王怒爲一網打盡之計目弼商等曰此人之惡凡爲臣子者不共戴天之讐當究問其黨與一切鋤去然後朝廷方得清明不爾則餘黨復起禍亂之作不久矣左右默然思慎搖手止曰武靈（子光封武靈府院君）何至爲此言耶獨不

聞黨錮之事乎禁網日峻使士流無所容跡而漢
隨以亡清論宜在朝廷清論之亡非國家之福武
靈何言之謬耶子光少沮然凡獄辭所連逮者必
欲窮治不已思慎又止之曰當初吾輩所啓為史
事耳今枝葉蔓引不干於史事者因繫日衆無奈
非吾輩本意乎子光不悅及定罪之日思慎議不
同子光作色詰之各以其意兩啓之王從子光議
是日晝晦雨下如注大風從東南起拔木飛沙城
中人庶莫不顛仆股戰子光意滿氣得揚揚而歸
家自是威行中外朝廷視之如毒蛇莫敢忤其意

儒林喪氣重足側目學舍蕭然數月間無有讀誦聲父兄相戒曰學足以應科舉則止何用多為子光方自謂得計無復顧忌嗜利無恥之徒趨附者盈門識者竊嘆曰戊戌之獄正類攻邪黨戊午之獄邪黨陷正類二十年之間一勝一敗而治亂隨之大抵君子之用刑也常失於寬緩小人之報怨也必殘滅乃已使戊戌君子盡用其律豈有今日之禍乎

南袞此傳書子光罪惡極盡無餘及己卯踵子光之事夜開北門使一時清流一網打盡

迹其所為有甚於戊午是袞自作此傳自書巳惡小人情狀暴露於後日令人一讀不覺扼腕然欲知戊午起禍之源不可無此傳故今姑没其名而録其傳以為小人之戒云 出草澗集

〔續附〕金息齋 正國 撫言曰子光嘗在廢朝構害士林使廢主縱其殺戮者全由子光士林切齒 反正後以首參密謀有推戴之功公論未發一日子光以都摠管將入直軒從巳具整服束帶而坐棄舊扇索新扇手執見之

細書奇禍立至四字大驚異黙然良久将出
忽有吏来言曰臺諫交章請罪未幾竄流關
東而宛子軫房皆流此道以死雖假人手豈
非天也

戊午黨籍

金宗直字季昷司藝叔滋之子號佔畢齋善山人

世祖朝登第事

睿宗 成宗官至刑曹判書謚文簡有孝行文章高潔爲一時儒宗喜奬進後學多有成就鄭汝昌金宏弼以道學名金馹孫俞好仁曺偉李宗準南孝温洪裕孫等以文章顯其餘指授谿徑成名者甚衆燕山戊午史禍起時公已卒禍及泉壤有集行于世

金馹孫字季雲號濯纓執義孟之子其先金
海人世居清道受業於金宗直能文章性簡
亢少許可仕至吏曹正郎燕山戊午遭史禍
或云李克墩為全羅監司
成廟之喪不進香京師而載妓而行馹孫書其
事於史草克墩私請改之馹孫不從故銜之
及修實録克墩為堂上實起此禍云
權五福字嚮之號睡軒見序文
權景裕字君饒又字子汎安東人
成廟乙巳登第由藝文館檢閱入玉堂為正字

屢遷至校理燕山朝知時事漸變乞外為堤川縣監戊午禍起與金馹孫同日死秋江南孝温云君饒性剛毅不喜作為云

李穆字仲雍全州人剛直敢言嘗在大學時尹弼商以大臣當國穆因天旱上疏曰烹弼商天乃雨弼商遇諸途呼之曰君必欲食老夫肉耶穆昂然不顧而去燕山初擢壯元科及史禍起弼商為堂上挾前憾以穆嘗受業於金宗直構殺之

許磐字文炳陽川人秋江集磐志於性理之

學恬於進取欲事事慕古大猷服其端雅嘗
語左相洪應曰世子國之儲君萬姓所仰賴
今與宦寺居處不可云戊午登第權知承文
院副正字遂與史禍死

姜謙晉州人登庚子科選入弘文館屢遷至
正郎坐戊午獄杖流弟詗為大司諫死於甲
子之禍

表沿沫字少游新昌人
成廟壬辰登第有文名所與交游皆一時名士
嘗為翰林同僚宴設牛肉為 上所知例罷

自後見禁肉輒去之曰不忍更犯法也服喪盡禮事聞命加一資後官至同知中樞府事

洪瀚南陽人登乙巳第官至參議性剛直少許可忤權貴羅戊午禍杖流道卒

中廟朝贈吏曹參判

鄭汝昌字伯勗河東人號一蠹以孝行薦為參奉辭不許登第為翰林官至安陰縣監與金宏弼同志師金宗直事性理學戊午謫鍾城以卒既而又剖棺後追 贈右議政謚文獻

茂豐副正摠字百源

太宗之曾孫能詩善彈琴構別墅于楊花渡具小艇漁網常自刺漁船邀詩人騷客日致好詩無慮千百篇自號西湖主人戊午杖流遠地

姜景叙字子文晉州人號草堂

成廟丁酉登第又捷重試燕山戊午以佔畢齋門徒杖流會寧後放還

中廟朝官至左副承旨有草堂集後追贈禮曹叅判

李守恭字仲平廣州人遁村之後領議政克
培之孫
成廟戊申擢壯元科歷正言掌令有諍臣風入
弘文館拜校理應教陞典翰戊午謫昌城移
光陽甲子賜死年四十一
中廟初贈都承旨
鄭希良字淳夫號虛菴燕山初登第爲藝文
館檢閱既而坐戊午獄謫義州希良善推卜
知吉凶嘗曰甲子之禍甚於戊午一日絶迹
逃去不知所終有詩集行于世

匀從金

鄭承祖登燕山甲寅科選補翰林戊午杖流遠地

李宗準字仲匀號慵齋能文章善書畫成廟乙巳登第嘗以書狀官赴京見館驛畫屏不佳以筆塗抹殆盡驛官招通事詰之通事曰書狀能書畫必以不滿其意而然也驛官悟而首肯之回程至其處張新粧素屏二坐宗準一書一畫俱臻其妙觀者嘆賞戊午謫北界路經高山驛書李師中孫忠自許衆不與一律于壁上而去監司以聞燕山以為

有怨意逮鞫殺之洪貴達救解不得

崔溥字淵淵號錦南羅州人愽聞強記英傑不羈

成廟朝再登第爲弘文館校理奉使濟州船爲風所漂泊于中原浙江寧波府邊臣疑倭冦將殺之溥應對捷給得免

成廟令上行録撰漂海録以進官至禮賓寺正戊午被謫後竟逮被殺

李黿字浪翁慶州人益齋之後

成廟己酉登第官至户曹佐郎戊午杖流遠地

死于甲子之禍
中廟初僉贈都承旨南秋江孝温師友録云孟
齋之後朴彭年之外孫二家之賢萃于一人
李胄字胄之固城人杏村之後能文章有氣
節自號忘軒
成廟戊申登第拜正言戊午以佔畢齋門徒流
珎島後被殺
金宏弼字大猷號寒暄堂師事佔畢齋東方
人士皆以文詞為業其潛心性理之學律己
以禮求濂洛關閩之緒自宏弼始以爲起為

刑曹佐郎戊午謫熙川移順天被極刑後追
贈領議政諡文敬
朴漢桂字天支密陽人自號迂拙子游學佔
畢齋門下
成廟乙巳登第歷正言獻納言事截直出爲醴
泉郡守戊午杖流碧潼甲子被殺
中廟初命贈都承旨
任熙載字敬輿豐川人登戊午科俄以佔畢
齋門徒杖流熙載士弘之子世說熙載善書
嘗題祖舜宗堯自太平秦皇何事苦蒼生不

知禍起蕭墻内處築防胡萬里城一絶于屛上嶽山一日猝幸士弘家見屛問之曰誰所書也士弘對以實嶽山有怒色曰卿子不肖人也我欲殺之於卿意如何士弘卽跪對曰此子性行不順果如上教臣曾欲啓之而未果遂被禍或曰熈載常諫其父故士弘不悅而譖之云

康伯珎字子韞信川人佔畢齋外甥成廟丁酉登第官至司諫戊午杖流

李繼孟字希醇全義人

成廟己酉登第詩文爲佔畢齋所取戊午坐佔
畢齋門徒杖流
中宗朝起廢復用官至貳成謚文平性放達不
檢初爲己卯士類所短及士類敗獨申救不
已與權奸忤憂懣而卒
姜渾字士浩號木溪子晉州人文名亞於駒
孫燕山末年喪其嬖姬哀悼甚令羣臣誄之
渾作祭文極稱美悲傷之狀燕山悅自是頗
得幸爲士論所賤
中廟朝仕至判中樞府事

成廟臨御崇文愛養人士激勵風節於
是士之英偉卓犖者蔚然並生可謂
盛矣而遭罹厄會一敗塗地譬如春氣
方盛草木敷榮猝遇氷霜之慘風雨
之災雖披摧折索然而無餘亦可哀也
嗚呼善人何負於 國哉達城存伯權
侯灝元乃睡軒先生之從孫也家藏睡
軒遺藁而散失殆盡灝元乃更搜蒐裒
集僅百餘篇以鋟于梓又取當時罪

籍附于後又令孫友豐山柳成龍略記其友之同禍者如子厚先友記并付之百年之後使睡軒文章事蹟不至於泯滅而無傳者瀰光之力也噫後必有三復斯編廢書而流涕者矣皆萬曆乙酉季冬上澣資憲大夫禮曹判書兼同知 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弘文館提學柳成龍謹跋

右詩稿一帙吾友鄉之氏
所著也余與鄉之同丙午
科余在史局二載在亶
坡之載無不與之周馬
鄉之少余二歲年文章之
清古識見之超邁志節之

勁正於義之際臨大為一時千人望李也所推戴而兄學子與李學同死余與鄉之厚雲為差遂交多見是黨讒以為過搆罪頒後以悲焉於乎士之生世屈其

乎生植立之也何了壽夭
禍福為不足言也至若使
是稿不湮沒於世則鄉之之
名為不朽與天壤長存是
已以為鄉之之不辜矣亡流
安務益槿公五紀鄉之之足

也編是稿已請余題一言余
仍書此以歸之以寓夫山陽
嚴慶之意云區拉己丑五月
二十七日友人晉川姜澤書
于醴泉郡之快賓樓

姜漢承書

吾從祖父睡軒先生諱五福字嚮
之兄弟五人先生居第三韓城府
院君李文烈公之外孫議政府贊
成松堂先生爲從祖父文烈松堂
俱以文章久典文柄一家文獻自
有淵源先生之有異質穎悟夙成
經書諸史過眼輒誦爲文章不待
學而能年甫弱冠聲聞日播學行
高潔所與交游皆一時清流成化

丙午中司馬試連捷同年丙科選
補翰苑轉入玉堂歷修撰校理昵
侍 經帷啓沃弘多與佔畢齋門
人金季雲諸公爲莫逆交文章行
義大爲一世人所推重丙辰爲親
老上章乞養已知時事有可虞之
機也及戊午禍起以佔畢齋門徒
自野城拿致 闕下與季雲權子
汎首罹極禍碪斧在頸而從容就

盡辭氣不少變時年三十二其平
生所養之正所守之確於此亦可
見矣先生所著詩文不爲不多家
人畏其禍或投諸烈焰或於流竄
中散失殆盡餘存無幾先生仲氏
以藝文奉教坐謫海南及其放還
慨念存歿收拾於殘簡斷紙之中
得詩文若干篇編成一帙藏諸門
中蓋有年紀觀其短什長篇詞語

簡潔格律森嚴一生忠孝兩節根於性情發於吟咏其視眉々於組繪規々於聲律者不可同日而語也前大諫朴嘯皐參判具栢潭皆切於先生而又以文海爲家切每屬之以刊傳于後余掩卷流涕藏之巾衍者久矣歲庚辰出牧公山謀入于梓遣以事徑遞而還竟未遂焉甲申秋來守達城衛領之暇

更稟于嘯皐先生校其訛誤其後
又得鄭承旨汝仁錄示祈雨祭文
十餘篇合而編之釐為上中下三
卷遂捐俸鳩工始克鋟訖嗚呼我
朝培養人士之美莫盛於
成廟末季天之生此善人為國家宅
日之用似非偶然而一朝斬伐之
殘滅之必盡而後已天果何心哉
自古小人之賊害忠良敗人國家

者乘昏亂之際挾其私憾取快一時而不死之人心難泯之清議不竢百年而乃定則或者復天之意其亦有在於此乎噫諸賢深寃極痛使聞之者心駭而喉哽愈久而愈惜第以當時之事秘在 國乘非人人之得而見之於是披得子光克墩等構陷事蹟附於篇末使姦人窮兇極惡之罪無所逃於百載

之下又以柳西厓所撰戊午黨籍
玆錄之於後叙君子精忠勁節足
以日星乎雲漢轟雷乎宇宙可以
壽國脈扶人紀於此益見
先王養育成就之效乃驗於後日猗
歟休哉後之閱是篇者先讀詩文
後考事蹟則邪正之消長國家之
理亂昭載於一篇〻中然則此篇
乃詩集中〻一遺史也豈但以詩

觀矣哉其必有三復太息繼之以痛哭者矣若夫先生平生行跡前有濯纓閑東之跋後有嘯臯詩集之序余何更贅於其間哉皆

萬曆旃蒙作噩臈月下澣泛孫通訓大夫行大丘都護府使權文海

謹識

按以上原集萬曆乙酉草澗先生裒輯始刊至崇禎後四癸丑夏重付剞劂編次書例不敢移易故一依舊本入刻續得文字更為增付于下

瞎軒先生集續附錄

題瞎軒集後　　鄭愚伏經世

世道即今鄉忍說清流從昔少能全千年掩卷空垂淚萬事傷心欲問天

閱瞎軒集感吟一律　　趙可畦翊

學士高風夙所欽清芬旋向卷中尋誰知後輩無窮恨能記先生未死心萬事在天嗟往跡千篇傳世賞遺音盈虛一理君休問擱句吟來感慨深

次趙棐仲翊韻　　權草澗文海

風節能令百代欽奔波砥柱幾千尋狂炎熇惔焚良玉白日今明照赤心老危奸諛寒旣骨數篇詩史賸餘音名留宇宙人爭仰庶使邦家氣脈深 草澗郎先生從孫

佔畢齋先生門人録

權五福字嚮之號睡軒醴泉人 成廟朝丙午登第選補翰苑轉入玉堂與金濯纓諸公爲莫逆交及戊午禍起以先生門徒與濯纓同罹極禍

戊午録見羣豹一班

權五福字嚮之號睡軒醴泉人生有異質頴悟夙成學行高潔文章發越所與交遊者皆一時清流成化丙午中司馬連捷同年科選補藝苑轉入玉堂歷修撰校理以佔畢齋門徒與金馹孫權景裕同日死時年三十二

戊午黨籍出金三塘瑛文集

權五福字嚮之號睡軒文章學行爲時賢所推重與金馹孫爲莫逆交馹孫嘗曰嚮之之肝膽卽吾之肝膽戊午首罹極禍從容就死而辭氣不少變官翰林

權五福字嚮之號睡軒生有異質博極經史學行高明風節卓犖當時論佔畢齋門徒之賢以濯纓金馹孫及公稱首　成宗朝連中大小科年二十即選翰苑玉署湖堂濯纓簡亢少許可惟以公為莫逆交嘗曰嚮之之所贍即吾之所贍詩文多載東文選大東詩林戊午與金馹孫權景裕首罹極刑姜木溪渾跋遺集曰嚮之文章之清古識見之超邁志節之勁正行義之清修名當與天壤長存云

享鳳山書院及鄉賢祠

大東韻玉 草澗著

權五福字嚮之醴泉人號睡軒受業於佔畢齋文章清健學行高潔我 成廟朝早登第薦翰苑湖堂為名輩所推重與金馹孫最為莫逆交燕山戊午與馹孫同日死年三十二官至弘文校理有集行于世

海東雜録 先生從曾孫竹所鼈著

權五福醴泉人字嚮之號睡軒文章清健筆法勁遒我 成廟丙午中司馬試連捷同年

丙科為時輩所推重與金駉孫為莫逆交燕
山戊午史禍起與金駉孫同兜官至弘文校
理有集行于世○天啓中有人遭喪者定山
于果川地傍有古墳起役數日令其子弟一
人董役役軍誤拔墳前階砌石數片其夜之
夢有紅袍長者自古墳而來若有慍色其人
不覺前拜問其姓名長者荅云我即權翰林
某也因指古墳曰彼吾家也近有役軍登踏
我舘舍掘拔我階石使我為之不安君可呵
禁云云其人亦儒者素知公之事蹟請曰公

莫是賦項羽不渡烏江者乎長者曰是也云

云其人唯唯而退仍爲驚覺則汗出遍體矣

翌日躬詣古墳前見其階石毁圮果爲拔去

大以爲異卽令役軍還補缺處作文以祭之

云哲人精靈托於抔土百年之後能感動人

有如此者可謂死而不死矣

鄕贒祠常享祝文　金不朮堂述

精忠貫日勁節扶綱頑廉懦立没世難忘

上寒岡鄭先生問目　李灢西光胤

本郡父老以郡地無士子藏修可合之處乃

於郡北五里許營建堂宇其名曰鼎山書院當初書院未刱之前欲以鄉賢立祠尊崇權承宣文海謂一鄉儒生曰吾從祖瞻軒公文章節義不下金濯纓馹孫李評事穆可依清道公州書院立祠云云衆議未完承宣遽沒干戈繼起無復俎豆之事追惟疇昔只增感歎而已所幸兵火之歲院宇得免灰燼目今儒風稍振學制重刊其為斯文培埴地宜無所不用其極竊伏思之吾東大賢文純公退陶李先生道德學問文章度越諸儒豈以鄉

井之異同有所區別而不爲尊奉哉今年春
大會一院儒生言未出口衆議交孚權承宣
稱賛睡軒之說不是阿私以親而金李兩賢
果若有祠則吾鄕獨闕似非所宜趙月川雖
以外鄕居於禮安其實郡之金谷人也力學
篤行年德俱尊今者立廟而奉安序次則退
溪先生居中主座睡軒月川分東西相向咸
以爲合禮之宜可無他論豈料會議之日未
預其座者意見参差甲者曰立退溪先生廟
配以月川當矣但睡軒於退溪先生爲先輩

退溪道德雖尊序於睡軒之上得無未安乎乙者曰退溪先生我東諸儒之大成後學無論土地遠近固宜尊崇然國家旣已升配於文廟而又非吾郡鄉先生今此立廟只以睡軒月川享之可也未知於甲於乙何所適從竊惟先生仲氏西川相公嘗贅爲睡軒從孫壻先生又與月川爲昔者道義之友知二賢行義心事宜莫如先生玆用裁書以禀

寒岡答書

睡軒文章節義與金李兩賢齊名而淸公兩

邑旣俱有書院則貴院之欲以奉享恐亦無
不可也茀念李先生道學卓然爲後學宗師
而貴郡迫近薰襲無異同鄕今因甲乙論議
之不齊而不免孤一時士子之心則亦安知
不貽後生之遺恨哉睡軒同享果有年代之
嫌則如來示祭於鄕射堂又何不可乎

鳳山書院常享祝文 權蒼雪斗經

文章瑞世節義扶綱立懦廉頑休有烈光

鳳山書院上樑文 金蘆洲充一

不亡者存遺風可起於百世愈久而慕久典

爰擧於玆辰豈但學舍之光實是儒林之幸惟我睡軒先生簪纓世奕文獻家傳頴悟之資質天成文章不勞而得剛正之志節內確行誼益見其高師友則佔畢濯纓標格則勁松寒玉揚名妙歲策駕華塗當秉筆翰苑之時思夗其職遠侍講玉堂之日幾啓乃心精忠眷眷乎憂國愛君孝友懇懇乎思親憶弟并遊一代之英俊爭瞻彩鳳之儀俄被羣奸之搆誣忍說黃馬之禍亢炎已矣莫避碪斧在前正氣凛乎不摧顏色如故人情孰不痛

惜天道只恖寘范深究豈但淚志士於至今
餘烈端宜立懦夫於来後風聲所樹寔在桒
梓之鄉尊慕僉同曾薦俎豆於社然先生之
學行宜士子之師宗故玆院享之論發已久
矣于今縟禮之闕時有待爲睠彼洛江之上
流曰是吾郡之下縣濟濟人士誠無間於慕
賢洋洋誦絃堂曾設於肄業遂完前議乃營
斯祠鳩材董工虹梁載舉於不日暈飛鳥革
雲甍巳聳於半天江環山峙於後前仁智之
樂不盡風来月照於軒廡光霽之景無邊展

也揭虔之合宜信乎衆賢之得所皆有矜式
可知允協乎衆心瑕不作興庶見善養乎士
氣瞻聆增彩洞壑生顔爰唱呼耶許之歌以
爲兒郎偉之助抛樑東暘谷遥看旭日紅想
得公心同此皦先生當日付蒼穹抛樑西秋
旻寥廓捲虹霓吾心淨洗宜如彼査滓寧留
一點兮抛樑南飛鳳之山聳翠嵐厚重不遷
能體得巍然氣像自巖巖抛樑北長江浩浩
流無極觀瀾有術君知不無本終須待其涸
抛樑上昭昭星斗人皆仰先生定是騎箕尾

對此猶如尋響像抛樑下來遊孰非青襟者
蔵修各勉法前賢如坊如礎莫間鑄伏願上
樑之後文風大振儒行益修祀事孔明如見
於焄蒿之際名節自礪不奪於功利之私

通訓大夫弘文舘校理睡軒先生權公遺

墟碑銘 并序

天地之間有陽不能無陰五龍夭矯制於鼂
家蹢躅之豕天意人事有可悽愴而傷心者
矣故剥之上九系君子得輿之辭作易者其
盡人情乎在昔燕山戊午子光克墩等以私

怨發秘史瀆亂國經廣施尉羅卒使羣賢駢首就戮而陽未嘗盡根於重陰之下無不仰之為晴雷霜日而先墩輩僥倖自謂得志者民罔不慭陰誅顯討曾不旋踵此理之固然不容已者也睡軒先生權公盖亦折首於當日而晴雷於百世者也狂飈烈炎能燬滅其身而不能掩蔽遺徽載於輿誌裁於詩林選於東文光燄照燭在人耳目者愈久而彌章也仲氏拙齋公五紀從孫草澗公文海相繼收輯為之繡梓當世大人先生又為序跋以

傳之獨衣履之藏失傳云在果川青溪山天
啓中有占葬者侵古墓夢有偉人言是我權
翰林某所穴者覺而修補竟亦迷其處有宅
舍一區指謂公嶽降攸芋之地在醴泉之柳
田村爲郡北二十里而近二公後孫進八進
祜等將修舉廢墜爲碑爲壇而祭之距公之
世殆四百年矣事若有甚稀濶者然石旣具
可使過者知所式且諸君以一體之孫盡焄
蒿而冀肹蠁又豈無其理也哉謹按公諱五
福字嚮之其先昕姓有典工判書諱暹受賜

為今姓避麗諱也因其地貫醴泉有判選部
典文衡者曰孟孫其世復振弟諱幼孫監察
生諱善別座娶韓山李氏牧隱文靖公孫靖
難功臣李甸女寔公考妣公生成化丁亥幼
有大名丙午同伯仲二兄聯登上庠㝷擢同
年丙科卽選藝文館歷騎郎轉玉署持斧關
東丙辰辭以親老乞養補野城戊午被逮與
濯纓金公馹孫首罹極禍得年僅三十二配
李氏宗室烏川副正嗣宗女無子二女金仁
卿四男應休應徵應元應良徵良進士金敬

悖二男濬濟濬別座嗚呼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挺挺特立者之與蛇糾蚓結者固不相能况公所師者畢齋所友者濯纓彼之磨牙鼓吻非一日矣公早已色舉謝絶名途非不見幾也而奈名太盛跡太奇何哉又按序曰入翰苑息宂其職又曰碪斧在前確乎不亂從容就盡是必有其事可記者而今無以尋逐矣豈不重爲志士所慷慨太息流涕者哉鄉之人士享公于鳳山院又享于鄉賢祠今玆之事亦公議攸同進祜等命致明以顯刻之

辭惟懼不堪敢固以辭銘曰
噫嘻昏朝賊臣爲妖媢害正人狺若獫驕國
旣卒瘴迺遷其鉞如相償然其究過絶惟彼
罔極遂成我名惟此好還實醜甬聲天其以
是勵俗樹風英英志節光射蒼穹正氣不滅
其名不磨可溯可歌刻此崇阿
通政大夫前行司諫院大司諫知製 教
完山柳致明謹撰

此睡軒權先生文集也先生仲氏拙
齋先生實裒稡成袠以授草澗先生
既補緝鋟刻而又識之西厓柳先生
纂師友同稧錄而又跋焉弁于卷上
嘯皐朴先生也顧後生何敢贅一言
謹考所刊在萬曆乙酉板本之行于
世者世久散失而存者刓缺不堪讀
拙齋先生後孫相奎草澗先生後孫
進溥甫遂惕然懼曰此書而不得與

天壤俱敝吾輩之責也謀所以重刻
以追先志也乃廣搜舊印彙校散亡
至詞賦三篇附錄一記有載有不載
者皆是時文字并被黨禍漸次收補
於郎夫先生文章乃讀以一字為耶
文厚李既詞賦第一編曾經大賢鑑
賞至使諸使擊節尤不可無傳也於
傳哉為家之樓刊例而得其記至于
以識後死修庵朝

英宣之際羣賢彙出以報 國家者
士之盛也惟忠義相磨礪風節相激
昂文章特餘事耳今觀三先生啓
議疏曰光天射斗擲地都金石日星
雲霄漢轟雷宇宙曰為三復所編
讀書而流涕者矣噫非先生忠義之
邃而風節之卓烏發也頤安得為以
光氣都寫淚千古忠臣義士之背字
是足以千恭惠吾黨慧於風都書無窮說

君子小人之術邪正之分與夫天地
消長國家理亂之幾皆載於此而使
後之於世道者讀之然而決之早於
正論若南雲之諫義斥奸黨如韓魏
公撥袁家幾微於方萠絶禍患於未
來則庶乎補於世教不少矣若是編
無負吾志於斯乎蓋矣哉通政大夫
前行東萊都護府使李彙寧謹識